
明史

邵寶　楊廉　王鴻儒弟鴻漸

儲巏　潘府　胡鐸

景暘　邵銳　余本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少學於莊昶昶深許之舉成化二十年進士授許州知州其治專教化月朔會諸生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有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寶毀其骨杖巫而遣之釐正版籍躬課農桑力行社倉及計口流田法以備凶荒治行為中州

冠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崇王奏乞亳州正陽鎮抽分課銀帝欲與之寶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輔地制不以封豈可使藩府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之義明白諭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制宜革去大夏以其議上帝從之歷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至則率諸生釋菜周元公祠廣白鹿書院學舍以處來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先行檢而後文藝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親死數十年不埜者寶下教親未埜不得與試於是舉埜者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却不應遷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與鎮守中

官勸廢州錄礦寶慶勞民且生他變奏寢之改湖廣
左布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
瑾擅政寶議事涖京絶不與通平江伯陳熊漕帥也
瑾惡其路薦欲使寶劾熊一日昧爽遣校尉數輩追
寶至左順門爲危言恐之曰行遠汝張綵曹元二尚
書自內出私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
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去
越三日摭他事逮熊詔獄將并逮寶李東陽爲力解
乃勒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旋拜戶部右侍郎督倉
場還理部事進左侍郎七年省親歸初寶官兩司時

以母老屢求歸養格於例不得至是再請詔許歸省抵家又乞終養始報可巡按御史唐鳳儀言寶辭祿養親志不可奪若用之留都既得効忠於國又得遂其私圖既而御史葉忠又以爲言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立廷臣交薦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帝嘉其志許之詔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寶少孤事母至孝甫十歲母疾爲奏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終養歸嘗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側不懈生平潛心理學以洛閩爲的躬修實踐然不爲標榜嘗曰吾願爲真士大夫而已初舉南畿

出東陽門下爲詩文典重和雅取則東陽至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家居著述甚富傳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氏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録巡撫吳廷舉上於朝晚自號二泉學者稱二泉先生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吳與弼門人胡九韶得其端緒廉承家學早以文行稱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明年京師地震疏劾用事大臣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爲講官五年以災異上六事一經筵

停罷時宜日令講官更直以俟召問二召用言事遷謫官不當限臺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吳水患停額外織造四召取林下恬退諸臣曾經薦舉者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末言天地不交則否過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廉謂朝廷不可無恕請斥遠讒邪無爲所惑母喪服闋留任刑科疏請祠祀薛瑄取讀書錄貯國學以教諸生九年冬京師恒燠廉言洪範庶徵悉由人事齋醮禱祠非可弭災陛下今日亦惟於五事加之意而已至於衆論可采勿以逆於

心而不從弊源宜絕勿以適於意而或敝日進儒臣數陳要道而令執政大臣推之政事以惠民生則天意回休徵應明年三月有詔以下旬御經筵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不過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啟而後日講繼之今逢一日之經筵即輟一旬之日講聖學緝熙恐不宜如是間隔也報聞以父老欲便養復改南京兵科中貴李廣死得其通賄簿籍言官劾羣臣交通者帝初欲究之既而中止廉率同官上言通者姦邪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無驗今幸簿籍可按而諂諛側媚之徒

又倡爲不必窮詰之說如此則羣邪朋結更何顧憚況黄米白米之隱語已詳然於四方國法既所難容政體寧當但已乞付法司明正厥辟帝竟不納已請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上闕里廟重建當更立木主且言大成本樂名於謚法不合皆不果行遷南京光祿少卿正德初就改太僕歷順天府尹時京軍數出車費動數千金廉以頻歲水旱不能給請大興通運所餘銀供之奏免要稅萬五千石應州縣巧取民財爲置歲辦簿具載其數使上下通曉吏無能爲奸革和買借辦之擾一切

悉從官給昌平縣歳辦不前奏升為州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以所領車十之四均之鞏各官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户貪冒撥補之法以絶影射皆著爲例九年乾清宫災極陳時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上下交修之道及帝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惟唐虞可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王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祖訓謂帝王居處常懷警備内官及萬刃人員不可太遠如元英宗夜遇害惟左右太遠致然聖祖防微慎患周密如此況可微服輕騎馳驅千

萬里之遥哉不報武宗駐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見廉不可乞用常儀更請謁見太廟俱報許世宗嗣位就遷尚書廉以帝王之道莫切於大學自爲給事即言進講宜先大學衍義既而自南京入賀千秋節復言皇太子講讀宜先大學次論孟而後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養正之道至是又首進大學衍義節畧帝嘉其忠愛優詔荅之疏論大禮引程頤朱熹言爲証且言今之異議者率祖歐陽修然修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絶之於仁宗今乃欲絶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先後八疏乞休至嘉靖二

年乃許賜勅馳驛給夫廩咸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康與羅欽順交善爲程朱之學居敬窮理至老弗懈爲文必根六經然多所自得於天下事靡不究心自禮樂錢穀以及星曆筭數之賾具識其本末學者稱月湖先生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爲府書佐知府段堅見其書愛之召見驚曰子風神清澈非塵埃中人也留之署中親授以書遣入學校爲諸生遂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餘遷郎中榷舟淮安督稅鳳陽皆立條式以清白著擢山西僉

事進副使俱督學政衡別才器崇雅抑浮凡經進就咸有立志居九年士風甚盛孝宗知其賢嘗語劉大夏曰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頓首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自以多行不義思收召天下名流四年起爲國子祭酒未幾以父喪去再起南京戶部侍郎十年召爲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鴻儒清正自持門無私謁論人務崇實行斥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尚書陸完好交結嬖倖又與寧王宸濠通鴻儒數舉先朝名臣夏原吉王翱輩以規之完不悅十四年

遷南京户部尚書甫履任寢疾反命督軍餉祔鴻儒在都憤羣奸亂政嘗私居飲泣至是璫黨倡亂又聞武宗南廵益憂懣疽發於脇遂卒謚文莊鴻儒爲學務窮理致用於百家異同必求其原而審乎義所安故其學宏博淵粹爲世碩儒弟鴻漸鄉試亦第一以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靖稱

儲巏字靜夫泰州人九歲能屬文母疾刲股療之卒不起時尚未娶長者强之巏頓躃號天指裂乃已家貧力營墓域每旦伏哭塜上夜則苦讀領成化十九年鄉試明年會試亦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引

焉屬力辭求便養授南京考功主事孝宗嗣位疏薦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言諸人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窮荒蠻徼使瀕於死誠可閔念乞引而寘諸風紀論思之地辭論丰采必有可觀與其旁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吉等遂得録用久之進郎中考察庶僚雖執政親故無所假借吏部尚書耿裕知其賢謫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覈一官已得實裕欲改其評崔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羣僚咸在側裕大慙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十年擢太僕少

卿行部禁有司送迎苛費大省嘗請命史官記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時不能用進本寺卿武宗立塞上有警條禦邊五事又陳馬政病民者四事多議行正德二年改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粮儲明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督倉場所至宿獘盡釐爲人端毅寡合中貴同事者咸見嚴憚時劉瑾用事數凌侮大臣獨敬釐稱爲先生釐憤其所爲五年春引疾求去詔許乘傳有司候疾痊以聞一時驚爲異數其秋瑾敗以故官召辭不赴七年起南京戶部左侍郎踰年就改吏部卒官釐體貌清羸若不勝衣淳行清修介

然自守工詩文好推引知名士辟遠非類不惡而嚴
進士顧璘嘗謁尚書邵寶寶語曰子立身當以紫墟
爲法紫墟者嵯別號也嘉靖初賜謚文懿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舉進士值憲宗崩孝宗
踐阼甫二十日禮官請衰服御西角門視事明日釋
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絰帝不許命俟二十七日後
行之至百日帝以大行未葬麻衣衰絰猶如故府見
帝可與有爲因上疏請行三年喪略言仁莫大於父
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
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

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其實止欲便天下臣民而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綱常一墜不振晉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推之於下未足為聖王達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惻怛由衷抵前即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一念之發至性在焉所望遂排羣議斷自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勤為彝典傳之子孫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勸於忠天下萬世共仰扶綱植常之令主豈不偉哉

疏入衰經待罪詔輔臣會禮官詳議並持成制寢不行謁選得長樂知縣縣多浮屠宮府取爲書院聚士講學教民遵行朱子家禮常周行郊野勞問疾苦田夫野老咸謂府親已就求筆札府輒欣然與之入爲南京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喪除補刑部值旱蝗星變北寇深入孔廟災疏請內修外攘以謹天戒又上救時十要多見採納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遷武選員外郎尚書馬文升知其賢超拜廣東提學副使昌明正學士風大振時雲南晝晦七日楚婦人鬚長三寸上弭災三術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輒歸

已而吏部尚書楊一清及巡按御史吳華屢薦其學
行終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薦起太僕少卿改太常
致仕既歸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發明經傳爲事
時王守仁講學其鄉府所居相去不百里論說頗有
異同而從學者相將嘗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直養
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又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
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人
曰薦賢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所著素言皆獨抒
所得士類競傳寫之年七十三卒故事四品止予祭
世宗重府孝行特詔予塋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舉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刑科給事中出勘寧夏失事狀持正無私忝將霍忠以下多獲罪會焦芳附劉瑾攻謝遷建議餘姚人不得爲京官出鐸河東鹽運副使瑾敗遷福建僉事分巡建寧興教化辨寃抑巡按御史列其善政二十事以聞就遷提學副使教士先理學特嚴朱陸之辨諸生化之時王守仁以良知教學者其說頗近陸氏鐸與守仁書曰足下薄宋儒以聞見之知汨德性之知知一而已德性之知不離聞見聞見之知還歸德性怵惕惻隱之心良知也必乍見孺子而後動

誰謂德性之離聞見乎人非形性無所泊舍耳自聞見之知德性亦無所自發也大學論修身而及於致知則固合德性聞見言之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舉其全足下良知舉其偏且謂良知見成不費磨礪愛親敬長之良知必要於達之天下不屬簞豆之良知必要於萬鍾不受誰是良知而見成也者守仁不荅嘉靖初還湖廣叅政遭母憂哀毀盡禮三年不履城市起補河南再遷雲南左布政使庫有羨金數千吏告此無礙官帑例得歸公鐸曰無礙於官不有礙於民乎叱之十二年入爲順天府尹坐鄉試進題稍緩改

南京太僕卿帝一日念之問常日白面府尹安在吏部因推鐸刑部右侍郎未上卒鐸與張璁同舉於鄉深相得初大禮議起璁首主考獻王鐸意與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其跡似私考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嬖父之徒也當俟數年後羣情盡洽而後徐以入告默焉轉移以興義起之禮如欲借爲終南之

徑則非鐸所敢知也璁議遂止旋被召鐸方服闋赴京璁又固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統之義曰禮官之說謂皇上以小宗後大宗宜重大宗置小宗此泥於戴記宗法之論也足下復引大宗小宗爲辨其間不能以寸夫國有統家有宗嫡長子承王者之統其次適爲族人之宗故宗法爲卿大夫公子設耳君統九族不爲九族宗何也有位則統無位則宗君不與族人爲宗懼褻尊也小宗可以絶大宗不可以不世故以小宗後大宗而禮又謂適子不得後大宗若國統絶而立君寓立賢之意不必論其行輩雖從

祖伯叔皆可雖適子亦可繼統與後宗原不同條也
子云上以興世子入繼武宗之統非繼武宗之嗣其
言精矣天親不可以人爲父改而稱叔姪改而稱子
非天叙之典也釋謂皇上承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
之文可謂正其始矣其繼武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
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
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
臣道事先君豈不名正言順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
耶但既考獻王後必有稱宗入廟之事子當豫發其
議以爲之防杜小人逢迎之隙乃爲以道事君者耳

璁亦采用其言大禮既定鐸又貽書曰閣下以一人挽天下已成之議可謂得行其志矣而禍流縉紳國之元氣從此傷焉今惟勸止召還議禮諸人養以和平之福斯爲克終其美若直情任之則申商之續矣璁不能從遂至爲世大詬鐸與王守仁同鄉而不宗其學與張璁同欲考獻王而不因以取高位世稱其能獨立焉

景暘字伯時儀真人父宣從家上元暘生而警敏有度量父爲廣東布政司炤磨隨之官布政使劉大夏一見器之曰端人也正德三年舉進士第二人授編

修賜丰采峻潔劉瑾陵轢朝士見者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屈者獨何瑭崔銑呂柟及賜而已入教小內豎書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近君者耶每引古誼諭之於正九年秩滿會司業缺員大學士梁儲謂賜曰編修三考當進侍讀今國學非君不可如何賜曰朝廷官人因材而使敢自擇耶遂除司業與六館諸生講說不避寒暑典簿念賜貧給官廩私益其斛賜知之歸所益米切讓之曰若奈何汚我越二年請南便養改左中允掌南京司業內艱去嘉靖三年服除北上行至儀真病卒其地即賜始生處也賜爲人篤

於孝義母目盲百端治之不效旦夕禱於神一日母
忽失故疾雙瞳炯然友人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
而貢卒暘哭曰曩業心許之敢負吾友乎竟歸其子
居官清約過甚每入署乘一牝驘觀者皆訝之暘自
若善行書尤精小篆詩文蕭散有致在館職以不獲
裨益時政作自罰文刻意砥礪及卒人皆惜其才未
竟云

邵銳字思抑仁和人正德三年進士時劉宇用事欲
私其子仁爲翰林而難於獨授以銳與黃芳名在仁
前銳又舉會試第一欲藉以塞清議乃言於劉瑾取

中旨並三甲前列者李志學韓守愚五人俱授爲庶吉士銳雅負志節恥不欲就兄欽勸之曰會元得館職亦常分公議自在庸何傷銳乃就職踰年授編修瑾誅除仁名謫諸傳奉者於外並及銳八年補寧國推官銳念向者執之不堅慮爲終身玷乃刻意奮厲以嚴苦自持日食惟菜羹糲飰遍獄訟不得其情不止屬縣有大姓誣人以盜縣已納其賄鍛鍊成獄銳疑焉立往按出之斥罷其知縣居三年名大起遷南京吏部主事調禮部員外郎引疾歸用薦擢江西僉事進福建副使俱董學政令諸生誦習白鹿洞學規

凡守身處事立言悉奉以爲則非是者即屏於罰念
建文朝忠臣埋没命分宜祠祀黄子澄漳州祠祀陳
思賢伍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曹廷瑞呂賢其他
先賢祠墓悉爲修復嘉靖初遷湖廣參政歷河南按
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皆有惠澤比去民未嘗
不涕泗追送十一年入爲太僕卿尋得疾告歸以門
蔭畀凡子卒之日橐無餘金田不及百畝詔贈右副
都御史以篤學有行特諡康僖銳平生恥近名學以
程朱爲鵠所與切劘道義者同邑胡世寧崑山魏校
永豐聶尚朴而已先與桂蕚友善及蕚爲相貽銳書

不荅見世宗政尚操切朝士爭務爲嚴苛秪書世事曰大臣欲有爲於國必援引善類布列朝端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淆然後講興革之宜酌損益之道寬裕從容乃克有濟不則將有異議乘之非惟無益且啟不靖而黨事日滋矣其深識遠致類如此

余本字子華鄞人正德六年進士第二授編修九年乾清宮災詔羣臣陳時政闕失本言頃者大學士楊廷和給事中呂經等所奏切直可施行乃陛下僅付所司豈以是爲無裨於政無感於天乎天之於陛下猶父之於子也使爲子者不能享有成緒淫朋是溺

嫚遊是縱則未有不加譴怒者以斯而觀天之降災不可謂無意也祖宗以來動有常經今陛下視朝月不二三經筵間歲一舉司香之禮廢絕不行宮禁之中出入淆亂是尚爲能守祖宗之法乎願陛下敬天之怒法祖之憲急思改過無忽諸臣所言疏入不報以便養乞近地儒學官乃出爲廣東提學副使潮州有妖巫惑衆本按誅之毅然以釐俗作人爲已任性骯髒不能容物遇事有不可輙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假借以是與巡按御史毛鳳積不相能鳳貪黷多入部吏金錢本疏發其事鳳亦詆本詔俱回籍聽勘

鳳竟以不謹落職本久不赴選至嘉靖六年始起山東副使仍視學政尋擢南京右通政卒官本清修實踐於宋諸大儒之說無所不研究而尤篤信正蒙故其立言制行一以張子爲法性至孝嚴於取友遭毋憂居倚廬終喪如禮少入府學諸生多譏笑有二人者正襟坐廡外本趨問姓名則閻淵汪玉也遂與結契又與張邦奇王應鵬善日以道義相劘切後淵邦奇爲尚書玉應鵬爲都御史皆聞於時

論曰彼庸庸者流無論矣士君子苟才氣自負爲世賢豪而非淑於先王之遺教則任情而往鮮不漸憐

於偏畸以云蹈道洵難矣寶康數子充養薰陶皆有得於聖賢之彝訓故其志節丰采彪炳一時而畧不見有亢悠矯拂之迹蓋學問以變化之爲功也然則人惡可以不務學乎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百七

曹鳳　孫芳　孫忠　歐信　李貢　兄贊

王雲鳳　陳恪　張康　李堂

張津　張淳　吳世忠

王玹　曾孫有功　王純

曹鳳字鳴岐上蔡人成化十七年進士除鄣門知縣弘治初用廉能徵拜御史多所論建嘗奏事失儀孝宗曰此佳御史特宥之出按江北時兩畿及河南皆災所司徵租如故又大役民治河勞費甚鳳以為言並得減免出知蘇州府俗事五道神每禱祠輒擊牲

舉樂謂之恭延費甚鉅鳳禁之焚其廟像巫覡尼師
不得出入士夫家置之塚禁火塟喪家例出資畀予
客號曰貼轎船銀貧者以故喪不時舉鳳命罷之裁
定婚喪禮使無奢越善政甚著十五年大計群吏吏
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僅六人鳳與焉歷湖廣右布
政使正德一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鳳雅操方
正數與鎮守中官劉保忤拜疏乞歸不許其冬召理
院事未上以憂歸劉瑾銜鳳不通饋問責以泣任後
期罷之後援延綏錢穀事罰米千石輸塞下鳳憤悒
無疾卒孫亨字伯貞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壓部中權貴請託皆不納遷兖州知府討平部內積
盜政嚴治肅課為山東冠遷湖廣副使遼王憲𤅷素
驕恣悍亨為歛戢歷湖廣右叅政穆宗立擢右僉都
御史廵撫保定時有冦警亨中夜從十數騎疾馳出
郭立馬風雪中頃之諸將追至亨曰吾年六十老矣
猶思殺賊將軍輩不努力何以自解諸將慚謝因奮
擊賊破之龍泉關外時議修輦城當發所部民赴
役亨慮妨農請量輸雇直民便焉隆慶元年召為兵
部右侍郎協理戎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
尚書織造太監劉安冐支經費萬餘兩欲歲以為例

帝慰勉之除旨奪俸三月帝度志終不得行遂致仕歸萬曆中遣官存問年八十二卒

燕忠字良臣蘇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常州推官再任寧國民有貫於江淮者為其僕所戕罪人久不獲忠密廉得之遂伏辜弘治中推御史嘗因災異上言近冗官日眾土木日興莊田撥賜日廣而齋醮無恥之徒充列庶位迴與初政不侔請勅吏兵二部凡乞恩傳奉不由資格功勳補授者悉為澄汰帝不能從出按陝西十四年秋寇大入靈州花馬池直抵環縣寧夏固原兩鎮守臣弗能禦且不以實聞忠白發其

狀於是巡撫王珣周季麟總兵官郭鋐鄭英鎮守中官張僩劉雲俱被詔責讓戴罪辦賊擢陝西副使整飭環慶兵備會都御史楊一清修舉馬政議擢監司有聲望者為苑馬卿遂以忠任之正德初就拜陝西按察使發奸摘伏吏民皆讋進左布政使安化王寘鐇反盡餉有勞一清時為總制疏薦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數月遷大理卿知府田崑為人所訟武宗怒將寘之重典忠屢疏為辨竟得釋御史胡止嘗極詆忠詔忠陳狀忠詳之强帝察其誣不問吏部兩薦為侍郎不報或諷少降求進忠不從十年卒所司

參忠剛正得大臣體特賜刑部尚書與忠同里同舉
進士者歐信字孚先初除戶部主事奉命賑京西活
饑民萬計進郎中督餉大同增置倉舍來粟賈賤糴
之不三歲歲五十餘萬石劉大夏巡視歎曰使其儲
者盡歐郎中吾何為此行哉命人樊得趙宣言保定
河間有隙地可作皇莊信往勘力白其妄遂止歷河
南左布政使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信
器局峻整有幹略訓兵練武綜覈庶政諸廢漸舉以
各城守將率營求得官不任禦寇請預簡都指揮以
下程其才力為差等以次用之議格不行

李貢字惟正蕪湖人成化二十年與兄贇同舉進士
並有時名貢授戶部主事弘治中進員外郎浙東水
奉命往視覈其賦十五歷刑部郎中岐王府僚交訟
不決勅貢往遂平其獄用薦擢山東副使正德初歷
山西左布政使府縣靡費無經貢命各立民籍簿以
稽出入資用大省時劉瑾亂政巡撫官去留惟意四
年中旨罷遼東巡撫劉瓛擢貢右副都御史往代錦
義二城戍卒以失屯地謀亂貢撫定之檄諭北部使
入貢還徼以寧故事都御史位總兵左而是時都督
李璵黨瑾欲以氣勢出貢上貢不爲動數裁抑之璵

怒譖於瑾會大同守臣劾有司稽邊餉瑾謂貢嘗官
小而罰米五百石勒致仕瑾敗起撫順天霸州賊劉
六等起貢繕城賑饑奏設兵備憲臣民恃無恐既而
他部軍有掠賊墓擒其黨者賊憤圍霸州三匝貢督
兵扞之數晝夜乃退遂自劾求罷不許賊黨有出入
豹房者每師出輒傳泄燕山衛卒王宣與其子欽等
尤與賊善嘗資以兵器貢覺捕之宣脫走獲欽等送
京師賊乃不敢從北通州舊城數苦水而新城又卑
貢請修新城立舊城水關以時啓閉民便之古北口
當邊衛遇潦輒不可守貢度隙地築石墻百餘丈患

乃息八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力辭不就許致仕居三年卒贊字惟誠釋褐為吏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改兵部進郎中順天民地多并入勢家獨計口受馬責駒民甚困尚書馬文升屬贊經理贊善勾稽盡復民業歷浙江左布政使改副都御史錢鉞錢塘人也嘗撫河南崇府歲祿萬石例給米十之一餘皆折鈔鉞以紅粳土產多給三千石遂相循為故事至是劉瑾以為鉞罪追坐之辟繼鉞為巡撫者皆罰米而籍鉞產械其家屬六十人赴京贊憫無辜為之流涕保護其家瑾聞而怒後吏部推贊南京太僕卿遂勒

致仕當賊盛時京師多伏奸王欽等已寘獄奄人猶庇之欽屢疏訟冤兵部尚書何鑑執不可乃詔法司雜治遂論死戍其親黨又有通事王永得幸於帝賊齊彥名將迎嘗託名永弟引入豹房見帝經宿乃出都人譁言永為賊內應帝不知也

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父佐南京戶部尚書雲鳳弱冠舉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客主事憲宗弗豫用故事齋醮雲鳳言於尚書周洪謨曰非禮也請為壇於南郊大臣率其屬三日禱乃可時不能用弘治九年再遷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立名宦

鄉賢祠遂為定制副使楊茂元言事得罪抗章救之中官李廣假左道誘帝請斬之以謝天下由是直聲震於時先後多論建又數代尚書條奏帝亦識其名而廣憾之不置會駕出南郊視牲雲鳳乘馬駕後廣遂構於帝下詔獄謫陝州知州為政務鋤豪強扶貧弱時輔以經術威惠大行廣死擢陝西提學僉事誨諸生規條甚備而以嚴行之士咸畏服正德初歷山東按察使所至尚以嚴著母喪去官還劉瑾羅織罰米千石餘家遂罄服除張綵薦於瑾起國子祭酒雲鳳故性剛負氣好以威懾眾及是見國學教弛益厲

之以嚴急又惡諸輸粟入監者畧少不學稍自年二十四以下悉遣還籍與諸生同考較由是謗議紛起雲鳳雖由瑾進用瑾顧不甚喜有司務孫聰者瑾妹婿也還鄉雲鳳餞之郊外聰時已失懽於瑾瑾語人曰聰何人士大夫至郊餞祭酒人師亦當爾否雲鳳嘗欲更六堂名令諸生讀小學瑾怒曰雲鳳亂成制欲代邢讓死耶雲鳳求去不許會瑾誅言官劾其黨瑾遂乞休乃改南京右通政謝病歸楊一清為吏部素知雲鳳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力辭不允在鎮數月疏屢上如建儲及免調邊軍皆國家大事父喪

尋起故官督兩浙鹽課再疏辭免未幾卒妻子不免凍餒雲鳳為祭酒時或言其媚瑾請刊瑾所行新例為後世法又請瑾臨視國學如唐魚朝恩故事由是言官風聞論列至詆為五經掃地然雲鳳素負重名賢士大夫多稱之所詆不無失實云

陳恪字克謹歸安人成化末進士授宿松知縣蔡氏墾荒得田四百九十二頃粟二千七百餘石悉以償虛賦又以湖池利予民積穀三萬二千有奇修塘堰數百區以待凶歉由是逃亡歸籍者五百餘戶弘治中徵授御史出按貴州賊婦米魯叛劾奏中官楊友

總兵官曹愷以下十餘人詔俱戴罪辦賊帝遣中官孫敘鎮金壽恪請停之再按畿輔責豪斂手正德元年遷江西副使整飭南贛兵備節制嚴明長河諸賊聞風遁去以冗員例革劉瑾摘其為御史時事除名後據江西事逮問瑾誅以故官涖貴州乘兩賊阿雜等為亂偕僉事陸健督兵討之俘斬千餘級進按察使歷江西左布政使屢忤寧王宸濠至逮其胥吏恪不為動九年舉治行卓異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旋入為大理卿恪居官務盡職不矯為名性篤實和易而中有定守為大理二年卒官天啓初追謚

簡肅同縣張廉字孟介成化初進士由刑部主事歷
江西副使賊盜廣信永豐銀礦吏不能制廉曰賊所
以逞者利故也使其中無可欲彼豈樂就死哉遂命
塞之賊解散轉貴州按察使誅印江豪酋置縣治吏
民稱便就遷左布政使與征都清苗寇有功弘治九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廉以屬府黎平僻遠與
湖廣五開銅鼓衛相錯有事多牽掣請悉聽湖廣兵
備憲臣節制又奏削鎮遠土官置縣如印江皆從之
廉勁直有守好面折人過以是多忤物被劾歸
李堂字時升鄞人成化末進士授工部主事榷蕪湖

関中使宋昂以株木系勢甚張堂語昂木非中程毋擅取昂不敢肆所徵足額而止還郎中清寧宮災孝宗以太皇太后寢室手勅興營之棠計費請發内帑勿累民旦先役者入暮出後之手指筆記不假吏胥既訖事所費羸十之三督工大臣交薦之中旨優擢京職棠懇辭給事中周璽亦言儁陞漸及正塗不可為訓乃增秩二級越二年擢應天府丞隣境建平大饑民相聚掠欲或請加兵棠不可急調近縣粟以濟單騎諭之曰若奈何以敉生故投死地衆感泣解散僅捷為首者數人而去歷南京光祿卿正德四年進

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呂爲工部右侍郎明年河決汴徐命兼僉都御史往治之堂條上方畧謂河自蘭陽儀封考城以南故道淤塞其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陽固至曹縣勢甚瀰漫衝梁靖楊家二堤決口濟曹單民田前侍郎在巖亦長條濬緣地高河澱隨濬輙淤水殺不多而決口難塞今觀梁靖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凡河流故道皆湮况河勢北徙有如建瓴不但直趨梁靖其黃陵岡上下及杜勝集繼水堤俱受衝嚙水行堤上抵安平鎮甚近既使梁靖築成而納流無地必迴激黃陵堤岸于運

道尤可慮也今欲起大名三春柳地訖沛縣飛雲橋止築堤三百十里防河北徙庶保運道無虞詔從之明年又奏銅瓦廂等堤岸崩陁陳橋集等長堤殘薄請設副使一人專理其事部議以河南災荒盜起宜併力速障決口餘不急者須後遂召棠還止以副使領之未幾被論致仕遂鍵戶纂述十餘年卒著孫康先進士崇禎時累官禮部尚書

張溍字廣漢博羅人成化末舉進士除建陽知縣歲凶多方賑恤民有負官租鬻妻子者為之代輸築城郭還磧盜建朱熹蔡元定諸賢祠置祭田畀其子孫

治癸大起以憂歸起補大治徵拜御史弘治十四年冬吏部缺尚書廷臣已推馬文升閔珪而津乃偕仝官文森曾大有請用致仕尚書周經兩廣總督劉大夏忤旨下詔獄頼給事中許天錫御史袁經等論救得釋已上言適者陛下延訪大臣而厯官不預非所以明目達聰也乞命卿佐侍從及考滿朝覲諸外僚咸得以時進見通達下情又言諸馬房雜畜耗費不貲頃從言官許天錫請已命送光祿備用而中官黎吞乃奏止之是詔令不信於天下也乞仍如前詔便得旨下部覆核而帝崩武宗嗣位部議如津言於是

濫費並有津尋出按廣西總鎮中官韋經赴居擅核牒索官給銀津勅奏之預平富賀賊被賚出為泉州知府坐嘗奏舉班泰為劉璟所惡勒為民璟敗起寧波知府津廉謹習吏事所至政有異迹尋遷山東左參政正統八年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居三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馳疏請建皇儲所部水旱請停織造及東駕北巡疏言今天變民窮兵戈水旱所在而有乃陛下微服跨馬直抵居庸何輕身至此萬一肘腋變生衛禦患起噬臍何及昔太宗北征有仁宗為監國宣宗時巡有英宗居青宮令之代理

萬幾視膳兩宮者誰也皆不報浙江孝豐民湯毛九許容四等並居深山侍宗強橫行州里有司追捕急輙號召宗人持挺鬪每至殺傷積二十年莫能制至是鎮守中官王堂等以聞詔津託他事赴浙密調兵討之兵猝至倉不及設戒就縛獄具坐死者九十人戍及徒僕百餘人加津戶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帝自宣府還復欲北幸津疏切諫不報卒贈南京戶部尚書

張淳守宗厚合肥人成化末年進士弘治中以劉陽知縣徵授御史偕給事中周旋出勘牧馬草場見近

畿州縣並有仁壽宮皇莊請罷之以益牧地議雖不
從皇莊所侵據者緣是悉還之官出按貴州擒叛苗
普安阿保父子撫其黨五十九砦皆籍為編氓轉吉
安知府俗好訟姦引動數百人淳治以嚴明訟遂衰
止豪猾屏息版籍多淆亂淳為釐正役均弊絕府故
有堂食錢淳悉以給公藏省民數十金民為立祠正
德初擢四川副使備兵松潘與平叛番召拜南京太
僕少卿遷應天府尹多惠政士民賦京兆十思歌之
八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四川賊麻六紀等
新敗竄請益兵房竹以防奔突已而賊果至淳率將

吏逆禁賊不得入還向川來為總制彭澤所職其冬
改撫保定淳為人剛果居官素清謹乎足行部頗寄
耳目於下為所欺於是給事中李陽春御史周金南
京御史鍾曉等先後論列遂引疾去然其治吉安應
天時論終亟稱之
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五年兩畿及山東河南浙江民饑有詔賑恤所司
俟勘覆不時發世忠極言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
平二事多施行已請恤建文朝殉難諸臣言文皇帝
之靖難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方孝孺諸臣之義

節義死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徹大權天下之民命不
亦徹大慮天下之臣節不明二者固不相悖也況父
皇帝謂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嘗謂方孝孺
輩皆忠臣是二聖已湔雪其罪矣乞特賜爵謚崇以
廟食且錄其子孫復其族屬為人臣忠義之勸章下
禮官寢不行尚書王恕被訐求去世忠上疏請留壽
寧侯張鶴齡請勘河間賜地帝遣之其母金夫人請
不已乃命遣使世忠言侯家仰託肺腑蒙慶靡涯豈
宜與小民爭此尺寸令部勘未已內臣繼之內臣未
已大臣又繼之鼓行千里之內騷擾三邑之郊剝民

歛怨非國家之福尤非外戚之福也不聽十一年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綵繒易馬番人因而闌入私易鐵器既出塞復潛兵入掠蔚州陷馬邑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瓛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事發世忠往勘具得其狀于是英落職瓛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興等俱逮問已而瓛改大理少卿昶以大理丞吳一貫覆讞僅鐫級世忠復極論瓛罪且詆一貫帝皆不問闕里文廟災陳八事請起用謝鐸陳獻章張元禎周瑛而召還王恕戴珊何喬新劉大夏時不

能盡用十三年寇犯延綏大同世忠上言國初設立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禁網日踈軍政日壞假令大寇壓境簡擇精卒即欲得一二萬人猶不可致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欲犒賜取給其可得乎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擇將者尚有石亨楊洪諸人邇者賞罰不明人莫自奮所用李杲阮興趙親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矣苟臨大敵何以待之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賴大臣有以鎮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勵勤之才又昧去就

之節而欲其懾强敵壯國勢何可得也此任人足憂
也百年以來數遭邊禍而國統無恙由民心未離也
邇者政多外乖民日咨怨京軍敝於力役京民苦於
催科畿甸之于人君親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
尚望以臨難死守于此民心足憂也陛下敬事上帝
而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摧壓至萬餘家大
同馬災踣斃踰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陛下以為安
耶危耶伏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
文武重臣經畧宣大以防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
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

俟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言多訐戇切責之尋乞大同增置墩堡以關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稅江西歲饑盜起請簡巡撫黜有司貪殘者又請築京師外城所司多從其議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擢湖廣參議銳意袪弊豪猾斂跡先是奸人劉應龍殺其族屬五人傳賄胥吏淆其案獄久不決給事中張九敘等株訊始伏辜於是御史李天賦等十四人皆獲罪世忠亦坐降山東僉事旋召為光祿少卿改尚寶卿劉瑾遣官清覈屯田命世忠往薊州時清屯者務為刻急迎瑾指遼東因之致變

惟世忠獨濟以寬近歲類之未幾瑾敗言官劾瑾黨者頗及世忠而世忠故方鯁朝議白其誣乃免再遷大理少卿正德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寇在河套出師邀之失利乃引疾歸世忠有文學居家以孝友稱

王哲字思德吳江人弘治三年進士擢御史清軍福建民籍多隱漏哲嚴核之得軍歲千計民被誣為軍至百餘家淹繫且經歲哲一訊出之十年按廣東劇賊陳光等流劫新會東莞哲盡方畧遣將平之南海丁三村民數為盜鎮巡官議加兵哲曰是不下萬餘

戶獨無一良民予率廣州知府林津詣其地諭以禍福皆感泣從命為立里正約束之自是遂靖南土罪人當發口外為民者跋涉萬里且風土不宜多致死哲請改發近地為軍兵部言充軍之罪甚於邊徙令憫其遠移而改令充戍恐未愜人情請願者聽之不欲毋強制可十五年按江西鎮守中官董讓怙勢為虐哲疏發其奸讓亦訐哲擅作威福凌侮鎮臣帝為遣使按問卒直哲讓亦置不罪時天大旱哲親錄囚出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歲大稔民有女奴逃其讐陷以故殺獄既成哲使人廉女奴獲之白其冤有大

家被盜誣其怨家賂鎮守論死哲訊釋之鎮守怒其後果得真盜民為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都御史林俊來巡視欲用一廢弁而其人故以賍黜哲不可俊怒語侵哲哲徐語三司曰林公名臣何有執法必中累未詳耳今再具本末上之俊果悟罷其人弗用而以哲為賢遷山東副使有外國使入貢私市鹽哲謂不治則廢法治之非所以柔遠乃沒鹽於官仍給其直人以為得體中官王岳范亨忤劉瑾被竄道死臨清哲為治棺斂或諫不可弗聽歷南京右僉都御史領操江正德五年江西盜起命往巡視俄

改巡撫姚源賊汪澄三等陷安仁指揮中官王寯等會軍三萬討之軍多後期且營泥淖間賊來薄發伏官軍擾亂死者無筭通判梁金等皆死事聞召還方候代寧王宸濠惡哲不附己召飲中以毒因得疾歸家逾年卒曾孫有功萬曆中進士由遂昌知縣擢御史屢疏請建儲視朝語皆切直出視陝西茶馬時西陲用兵勅經畧鄭洛因陳諸邊利病改按廣東益厲清操還朝值神宗以軍政事譴謫兩京言官有功亦坐削籍天啟初贈太常少卿

王純字希文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右

評事進左寺正用侍郎楊守阯薦擢江西僉事瑞州盜起殄滅之正德初以河南副使飭穎川兵備尋改廣東父憂歸劉瑾亂政有上高奸民許其鄉致仕侍郎黃景脩踰不法瑛逮官訊遂繫數百人雜治經年無所得坐景家所樹坊雕鏤龍鳳遂籍其產謫景及家屬五十餘人戍邊江西諸司悉罰米五百石瑛亦被罰輸邊服除改雲南金滄兵備七年入為大理少卿讞獄多平反吏部主事梁穀素無行妄言鄉人袁質趙巖等謀反詞連魯府歸善王當沍兵部尚書陸完信之而羣小幸功者欲張大其事因以取封爵

乃遣總兵官劉暉等發兵駐四路觀變而令純偕中官溫祥錦衣指揮韓諾即訊至則當治方辭則與賀等徒手就縛純訊無反謀力持之但執諸人送京師事遂解十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帝從江彬言將幸宣府建行宮純抗疏切諫冦入龍門雲州純劾奏諸將失事者並及分守中官郭原等數人有詔詰將速治原等不問明年冦六萬騎入掠總兵官潘浩等屢敗純自劾求罷詔鐫罪辦賊已冦益深入殺掠至三千七百人兵部及言官數請罪純及中官于喜詔俟事寧按治已純與喜忻謝病歸而具失事實由

衆寡非敢遂不竟其罪純為人敦朴歷官以清白聞

論曰天之生材不偶往往莫能見用或用矣亦必有所未盡則其時為之也况于權閹奸豎布塞要津士大夫幸存其間亦僅而獲免而猶望其大行得志豈不難哉觀正德時卿貳諸臣邅迴次且不啻藩羊之觸亦可以知世變矣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一百八

劉玉　祖質衡　王良臣　陳琳　潘鏜　王渙　翟唐　毛思義　劉天麒　賀泰　張璞　李翰臣　張經

劉瑞　湯禮敬　潘希曾　胡文璧　成文

趙佑　朱廷蔡　徐鈺　葛嵩　葉劉　何紹正　陳彪　孟洋　張芹

劉玉字咸粟萬安人祖質衡永樂末進士正統間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積粟數百萬且督有司治陂塘為旱潦備景泰初歷左副都御史鎮守陝西請令戶部凡遇災傷毋俟勘報即除其賦庶有司不得

侍覆核僉行科率從之已兼撫福建浙江建議創寄寧縣於官臺山以清盜窟討平處州賊稅兵二而還廣衢坦表通敏以廉節稱玉登弘治九年進士授輝縣知縣歲饑不待報發粟賑貸上官遣使覈之民爭歸粟玉不可曰是再累民也上官惧而止邑患虎稅民多流亡玉奏蠲之復業者千家召為御史十六年冬中旨以指揮胡震為都指揮分守通州玉抗疏曰臣聞倖門一啓則群枉並進近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倚等又以傳奉而擢武職傳奉不已總之內批始則以王寧備倭登州今則以胡震分守通州

視祖宗成制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昔明皇停斜封而致開元之治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之風陛下聖明行此何難乞罷黜寗琦伯堅等置衆於理杜絕內批禁止傳奉庶羣邪屏跡銓敘一清不紊武宗即位甫四月災異迭見王陳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吳忠奉命選后妃大肆貪虐王舉奏之不問既而劉健謝遷罷王馳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巧為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顧又惑讒邪而棄輔臣此誠亂危所自起胡可不懼況今災變頻仍白虹貫日彗見紫微之宮星搖

天王之位海內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猶不改圖方且厭老成而樂私昵耽逸豫而忽萬幾欲天下無殆其可得哉且天下大器也衆君子持之不足一小人壞之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乞罷瑾等於理仍留健遷輔政不報王遂引疾歸後瑾摘王奸黨復誣構其罪罰輸粟塞下者三最後逮繫詔獄削籍放歸瑾誅起河南僉事遷福建副使皆董學政召為大理少卿有因呂苫強義引盜劫其父兄皆受傷刑部以苫畢幼標用財律義弟毆兄律王引義用事謂劫父劫兄此窮凶

也視爲父毆兄爲甚余何予輕比由是二人皆從重
論正德十五年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
反攻安慶玉以舟師赴援事定改撫鄖陽世宗即位
召爲左僉都御史論遏亂功進右副都御史嘉靖元
年改左三年歷刑部左右侍郎玉初偕九卿爭興獻
帝不宜稱皇及帝欲考獻帝又偕廷臣伏闕哭諍以
大臣得不罪六年秋坐李福達獄削籍卒於家玉秉
正嫉邪屬清節家居僅庇風雨好學不倦天文地理
兵制刑律皆有論著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子
懋南京工部右侍郎歷官亦有聲自廣衡至懋四世

通顯為江右望族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父時敏仕終山東僉事以廉惠稱瑞舉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瑞好學潔修志在君民遇事輒有論建清寧宮災疏言陛下遇災而懼既竭誠祭告乃復祈禳紛然非應天之道也願罷齋醮一意內修時召內閣講官從容延訪俾數陳治道故閹李廣門下內臣宜悉加罪為近習戒前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茲之來覬覦復用當斥而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職九年土木大興在京師者萬春宮毓秀亭興濟真

武廟壽寧侯等在外者興歧衛雍汝涇諸府累歲經年擾費不息令毓秀亭已閉撤毀願推行此指悉罷諸不急者都勻之捷都御史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征都御史王越啓其釁請敕廷臣追理正欺罔之罪疏入命所司知之闕里廟成遣为閣李東陽祭告瑞獻議請更定先師封謚不果行武宗即位疏陳端治本九事中請召用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磨余濂皆天下名賢也由是諸臣多獲進用既而劉瑾肆虐瑞自知不免即謝病歸不能遂鄉

依從母子季充嗣於濮州瑾榜瑞為奸黨又以前爲班泰除其名罰米輸塞上坐是並罷授徒自給瑾誅以副使督浙江學校正身率物士風大振召為南京太僕少卿嘉靖二年由南太常卿就遷禮部右侍郎歲且盡地震十餘日雷電大作明年元旦地又震時頻年旱潦江南北人相食瑞憂之偕同官條上六事請發帑藏覈逋賦廣賑濟修祭告謹戒備端大本且言齋醮無益不可使妨政織造多費不可使病民帝多納用之大禮議起廷臣得罪者接踵瑞曰吾儕位大臣且禮官也敢隱默乎遂偕九卿合疏極言大宗

小宗之義凡數千言不聽。四年卒官贈尚書隆慶初
謚文肅
趙佑字汝翼嬰流人弘治九年進士由繁昌知縣召
為御史正德元年六月武宗因災異下詔修省而耽
樂不恤政如故佑上言君德莫大於從諫臣罪莫大
於逢君太監丘聚劉瑾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
萬一有銜橜之變豈不為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奏
秀頗稱簡靜而劉璟梁裕擬而代之戶部議馬房草
場召民佃種劉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
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

趨忠韋偽跋衙供奉緣增設乞置聚璉輩于法罷環
谿母違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令政事必諮之大臣宴
肆不為近習所撓則災變自弭奏入羣奄大恨帝將
太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用佑上言左右近侍以
婚禮為名將肆無厭之欲外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
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遣
饑饉將何以為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奏言
李本春花乃開採落之後秋為金氣顏侵發育之機
此陰擾陽權非偶然也乞詔一德以對天地策三公
以理陰陽帝皆不納是時宦官益橫舉朝憂憤佑乃

與同官進賢朱廷聲江夏徐鈺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之事竟中變瑾既得志大逐廷臣忤己者指佑與廷聲鈺為奸黨勒罷之瑾誅用薦起山西僉事卒廷聲字克諧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授御史正德元年尚膳太監劉杲以病乞改督京倉廷聲言倉場冗員方議裁革不當復增以失信天下弗從尋上疏請誅便佞遂得罪後起浙江僉事歷福建左布政使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多藩府歲徵祿米於州縣頗受其害廷聲請易銀輸藩府毋遣使督趣報可廷聲為人篤實有守民甚宜之入為

刑部右侍郎謝病歸卒鈺等周鑰佑同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既劾官豎罷職歸官終四川左布政使與佑等同以御史坐奸黨者有莆田陳琳陳州王良臣六安潘鏜琳字玉瞻與鏜皆佑同年進士琳由庶吉士改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既逐劉健謝遷從遷南京科道戴銑陸崑等琳抗章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宜修德弭災委心元老博采忠言豈宜自棄股肱陽塞耳目瑾大怒謫揭陽丞瑾敗稍遷嘉興府同知世宗即位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良臣先佑

三年舉進士歷官南京御史十六年江北四府歲凶請蠲積逋停兩税寬馬課恤流亡大發官帑賑貸俱報可劉瑾之逮南京科道也良臣方清軍江西馳疏請宥之瑾怒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斥為民瑾誅起山東副使終按察使鎧字宗節有孝行初為滿城知縣以憂去裝不滿一車總知滑縣嘗正版籍與里胥誓于社曰不公者神殛之踰月有抱牘跪廷下者曰某某欺公作奸死于疫盡矣惟小人獨存乞正此籍人咸嘆異焉用薦擢御史陳時務大計四司審大勢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

為中人所惡無何傳旨指鍾黨附太監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十八年四月疏言陛下近日待貴戚過厚用中官過盛冗食日多賚予無節請如祖訓悉加釐正依戶部尚書侶鍾以財用不足歷陳害財之原大學士李東陽奉使闕里亦以民生凋敝上聞而陛下未賜允行股肱大臣如此何況其他乞以臣僚所論撙節諸事盡見之施行毋為左右所搖有詔嘉納武宗狎信群奄事嬉戲禮敬憂之正德初上言陛下踐

作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乃不聞克謹天戒惟走馬射獵遊樂無度臣恐上天仁愛之心必轉而為震怒矣頃四月中旬雷電雨雹交作當六陽用事之時而陰氣乃與之抗豈非倖臣竊權忠蹇疏遠之應乎願陛下宵衣旰食深絕盤遊聽政之餘留懷經史上凜天怒下恤人窮勿謂細行可忽勿謂小民易欺動靜出入悉由于正然後中外人安至治可幾報聞兩廣總鎮太監韋經既召還擅移牒索官帑銀六百兩巡撫潘蕃更令有司增給之為巡按御史張津所劾詔以為舊有募水手例置不問禮敬言凡所謂舊例者或

祖宗所已行或臣僚所建白出自朝廷而頒之天下者始可謂之例也今此乃前任太監王敬巧立之名正朝廷所當禁革可反以爲例而遵之耶況太監歸舟自取給郵遞何水手之暴經貪恣無忌審承順失職皆宜寘之于理時經有内援竟不行禮敬既屢忤宦豎又偕九卿伏闕請誅八黨由是宦豎大恨時已遷刑科右給事中署科事會當朝審奏决因之日有怨寃者宜屏勿奏瑾遂指爲變祖制謫薊州判官同著名者呂翀陳霆劉澤咸奪俸既復坐禮敬奸黨罷歸未幾卒

葛嵩字鍾甫無錫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嵩為人謹飭致節縣居官思盡職出閱薊州軍儲還陳禁魏璫抑權貴清屯種謹收納四事又言邊方軍民田凡近收馬草場及貴戚莊田者率為所侵奪致困路失所請嚴禁止有侵奪者悉歸之其人帝皆報可武宗即位命巡視京營嵩以軍伍虛耗請命所司上逃亡役占之數尚書劉大夏善之亟請如其言于是閱實見伍止十一萬六千而篤前執事凡四千餘人供內府諸監局者至三萬三千人皆嵩剔抉宿弊占役者稍稍還伍因簡其精銳入團營操

練而中官勳臣皆不悅進奏以八百五十人供駕前執事用掌神機營惠安伯張偉阻之請毋簡本營五千諸官軍而總督團營保國公朱暉掌三千營畫城侯李璽亦言駕前軍少不足用進等抗言內外管軍諸臣假以執事隱占軍卒其弊百有餘年矣今幸聖朝圖治積弊始清乃詔旨之墨未乾阻撓之章遽上暉等但知便私不為國計請正其罪大夏等亦以為言而中官監軍者懼失利共詆詞惑帝帝遂詔駕前軍如舊中官魏興蕭敬等復請免錦衣衛司苑局役軍八千人勿送操練帝又從之進復上章論列諸給

事中艾洪等及諸御史並請罪與等群奄激帝怒嚴旨詰責於是左都御史張敷華上疏諫曰言官為天子耳目宜誘之使言若震之以威壓之以勢將使忠良短氣用言為戒非國之福也乞以洪等奏令所司議行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樂聞讜言帝竟不用也明年六月以災異請出先朝宮人罷馳騁射獵日講求經史因劾魏國公徐俌侵奪民產應天尹陸珩政績無聞不納其冬偕九卿伏闕請誅奄監又明年遂指為奸黨罷歸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

授御史渙性戇敢直諫數陳時政得失正德元年六
月憤羣奄用事朝政日紊上言陛下臨御曾未踰年
而災異紛然迭至南京則雷擊禁墻鳳陽則水渰民
舍京師則星隕天鳴此皆至重至嚴之地而變異若
此豈無故哉良由陛下耽于逸樂天將以此譴告欲陛
下兢業修省以祈永命也今乃忽不加省方且耽騎
射娛鷹犬日與宦豎谷大用劉瑾輩嬉遊無厭軍國
機務畧不究心臣愚不知其可也謹以應天要道五
事為獻一勤政事朝講之暇宜日御便殿延訪公卿
臺諫切劘治道二信詔令陛下登極詔書停織造汰

冗員禁莊田革添設守備內官皆仰承先帝遺意宜斷在必行一公賞罰勵戒宦官有犯宜付法司勘問如律毋令其乞哀權門規圖倖免一絕內批一節財用語皆懇摯疏入宦官咸切齒明年出視山海諸關以疾謝事未行盜發其部內都御史劉宇承瑾風指劾漢失報逮下詔獄杖之斥為民瑾敗諸忤瑾者咸登用漢以大用輩猶在事竟不獲起但復官致仕而已子椒進士仕至湖廣參政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祖洪廣西僉事父璋陝西副使希曾登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武宗初即位從中官王潤請以故太監汪直養子
欽為錦衣鎮撫徽為總旗希魯疏言世祿以及子孫
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强求世祿之恩養子
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人情國典其謂之何帝為
寢前命又因災變疏陳八事中言經筵講學圖治之
本於聖體未勞也若射獵遊戲使人心意惶惑形神
損散而又妨政害治陛下顧舍此而務彼何哉由左
右前後不得正人希寵導非逆君悞國以至此乞放
鷹犬絕玩佚特簡內臣端謹者給侍左右而俾佞倖
不得近斯社稷之福也臣又聞國家必養廉恥之士

而後能得忠義之臣律例文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令廷臣小有過犯多受鞭笞臣竊傷之乞勅法司錦衣自今非犯贓罪毋輙施行此所以勵廉恥而敦臣節也疏入帝不省而宦官皆怒正德二年與御史劉予屬覈湖廣貴州軍儲時劉瑾大肆貪虐凡奏使還者例要重賄有司為具學貲賄瑾希曾却之曰吾忝諫臣不能去君側奸反助之乎比還無所饋瑾大怒責以察奏未明下詔獄考訊從廷杖之斥為民瑾誅起吏科右給事中使安南歷工科都給事中宦官請營太素殿及天鵞房船塢希曾言邊儲告匱況食日

滋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四川未獲瘡痍況今營建兩宮大木採自遠方工料徵徧天下若更興土木民將何堪不報擢南京太僕少卿六年不調至世宗踐祚始進本寺卿遷太常嘉靖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惠州賊賴責聚衆為亂希魯發兵平之既而剿頭餘賊曾蛇仔等七衆並興為江廣患希魯發諸路兵夾剿賊懼襲執通判董鳳鳴乞撫希魯曰此賊緩兵故智耳且通判自僨事不足恤督兵徑進大敗之斬蛇仔俘賊千餘人餘黨悉平鳳鳴亦送會遷工部右侍郎賞不行七年秋總河侍郎盛應期以治

新河無功召還命希曾兼右副都御史往代至則相度形勢疏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横衝廟道口之上并挈牌河之水東入昭陽湖致牌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溢故也今宜于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黄河之衝則水不散緩廟道口永無淤塞之虞仍於黄河上流分濬趙皮寨孫家渡二舊支河使二水兼通則横流殺而運道可保無患詔從其策遂自單至沛築長堤百四十餘里役河夫二萬未期年工成帝嘉之增秩二級九年六月河決曹縣胡村

寺來廣瑜三里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歸德丁家道口至徐州小浮橋入河其一決胡村寺東北廣瑜一里分二支東南支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東北支經單縣長堤至魚臺漫為陂水旁谷亭入運河而單豐沛三邑之河頼長堤迴障得無害其後沙淤平滿民多耕作其間不復為沛害志與人交頌之希曾上言黃河由歸德至徐入漕者古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者以濟淺也自弘治以來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古道始塞魚臺支河亦淤然以其出于飛雲亦可資以濟淺

以其通近沛漕又恒有衝決沙淤之患令自曹縣之決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于魚臺則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帝悅下所司紀之明年入歷兵部左右侍郎又明年卒希曾從學于章懋言動有準繩居職務自盡恬于進取其議繼統禮與張璁萼合嘗作大禮論一篇然不以示人終身未嘗附璁萼希進同郡唐龍以刑部尚書歸里出入嘗徒步或勸求肩輿龍曰昔吾師章文懿公吾友潘司馬咸若是我何敢違之司馬謂希曾也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

主事守正不畏強禦甫至見獄囚制于權要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盧洲判歸之民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南京有獄會鞫京畿道大理卿魏富居中丞江宗器居左刑部侍郎張撫顏居右釗言品秩有定不宜紊越又言大理讞獄止應參駁不當用刑事下法司請悉從釗言遂著為令富等坐停俸釗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而監督中官苗達等略不介意方且妄報首功乞即召還以儆勵决夫宦官典兵于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鑾輿北狩可

鑒也自今軍務請勿遣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
初宦官之設悉隸之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埽除
令請仍隸之部務置司禮俾供祿役罷革東廠移為
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時劉瑾等
已用事見釗疏甚憤而釗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
戴銑等瑾等益怒坐斷獄詿誤奪俸中官挾前憾奏
聞遂下詔獄削籍歸講學嶽麓石鼓諸書院瑾誅起
禮部員外郎未聞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中
瞿唐字克佐長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壽光知縣
召拜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

僭號設官必將為大患而湖廣陝西壤地相接一入竹山可抵荊襄一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而獎諭切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瑾竊柄虐燄大張中外相戒無敢言時弊者而壅蔽之說尤其所忌見疏大怒欲重罪之兵部尚書王敞瑾黨也希指言今盪滌宿弊當無壅蔽患而唐乃云然宜令指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寧波知府有惠政十年市舶中官崔琛假進貢名肆漁獵民間大擾唐裁抑之有奸民王臣者附琛為淫虐唐聞執而杖之尋病死其家訴于琛琛遂誣奏唐阻截貢獻

答數所遣使帝怒逮下詔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論救給事中范洵亦言唐素得民心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宜宥令還任皆不聽讁雲南嵩明知州再遷陝西副使卒同時以忤中官得罪者又有陽信毛思義耒陽胡文璧臨桂劉天麒思義天麒後唐三年舉進士文璧唐同年進士思義累官永平知府正德十三年駕幸昌平民間傳言欲括婦女歛財物以充進奉多驚疑避匿哭聲相聞思義下令懸曉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擾民者即治以法初鎮守薊州中官郭原以科歛虐民為

思義所按衛之至是以聞于帝帝怒立逮下詔獄鞫之半載法司當贖杖還職不從謫雲南安寧知州嘉靖中累遷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思義優于才以治辦聞文璧正德初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出知鳳陽遷天津兵備副使中官張忠督直沽皇莊縱群小牟利商民失業文璧捕治之遂為忠所構械繫詔獄南京給事中王子鏌等言文璧清慎為民所戴宜釋還職不報竟謫延安府照磨嘉靖初累官四川按察使天麒為工部主事分司呂梁奄人過者天麒不為禮且裁抑其所徵索其人愬之劉瑾遂逮下詔獄謫貴

州安莊驛丞無何卒嘉靖初復官予祭
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吏科給事中中官廖堂鎮河南倚劉瑾勢作奸至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遷調章下吏部尚書許進等不敢違紹正抗章劾堂專恣請明正其罪時瑾雖庇堂終以紹正言直責堂自陳而內甚銜之及冬坐傾辱稟駕失儀杖之闕下謫海州判官累遷池州知府修城郭治學校作新河堤置義塚又築銅陵五十餘圩以備旱潦及宸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誓士民登陴固守事定增俸一級遷江西參政致仕池人

為立祠與宋包拯並祀正德時言官忤權倖得罪者又有陳鵬孟洋賀泰張璞成文李翰臣張經鵬字大器其先宣城人高祖尚書迪死建文帝難子孫戍登州衛遂占籍焉鵬舉弘治末年進士正德四年授禮科試給事中廖堂弟錦衣指揮鵬隨兄在鎮鵬本福建人其子鏜素不讀書有編修孫清者失官依鵬為鏜代作文遂貢緣中河南鄉試物議甚沸然畏堂莫敢言鵬獨上章發其奸鏜遂除名堂鵬大恨時劉瑾已敗乃屬賄權倖思中之會流冦起鵬陳弭盜機宜權倖遂激帝怒令吏部謫之部擬漢州判官不許謫

黜前籍平江伯貲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盜復遂
下詔獄拷治尚書楊一清救之乃斥為民世宗立召
復故官遷河南參議郟人馬隆為妖言煽其黨柴世
隆等為亂自盧氏淅川流入商南山陽諸縣所過焚
掠黜督兵禽斬之賊盡平改陝西副使擢浙江按察
使廉介正直不通私謁召為應天府尹未任卒洋與
璞交相紹正同年進士洋字望之信陽人由行人擢
御史大學士李東陽既致仕將推閣臣洋以禮部尚
書知制誥薪貴不協物望恐其營入政府乃先事極
論且言大學士梁儲縱子殺人屢劾不退並宜亟罷

疏入帝惡其排陷大臣下詔獄貶桂林教授嘉靖中
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尋總督南京糧儲終大
理卿洋為行人時與婦弟何景明及李夢陽王廷相
崔銑田汝耔相切劘為古文詞由是以文學顯所居
官皆有廉直聲恭字志同吳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
衢州府推官入為御史武宗放召京師無賴及宦官
廝養為義子與之游處一日而賜國姓者百二十七
人恭抗言其非帝怒謫衢州推官終廣東參議璞字
中善江長人由歸安知縣召拜御史正德八年出按
雲南鎮守中官梁裕貪橫璞裁抑之為所誣逮赴詔

獄竟死獄中世宗嗣位贈太僕少卿賜祭葬文大同山陰人由知縣擢御史正德中阿爾禿廝亦不剌與小王子戰敗引所部至甘肅塞外駐牧時入寇掠邊撫張翼總兵官王勛衛勇鎮守太監朱彬分守太監張昭不能禦寇漸深入陷堡砦五十三殺掠軍民千二百有奇孳畜甲仗失亡數萬翼彬等匿不以聞閒襲取其老弱殘病及為小王子所殺者冒為首功凡一千九百餘前後以捷奏者十一每奏輒璽書褒美至增翼級賜勛蟒衣彬亦加俸而賊猖獗如故以翼彬有與援本兵不敢詰七年秋文出巡按盡發其奸

翼等大恨令謀行賄于內思傾文會文嘗劾僉事趙應龍縱子納賄應龍被逮亦撫訐文細事遂并逮文獄具二人俱斥為民翼雖代還竟以內援但令致仕舉朝為之不平嘉靖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告歸卒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進士歷官御史巡按山東九年秋吏部主事東平梁穀誣其里人袁質等與歸善王當沍謀叛按驗無狀翰臣因劾穀挾私誣叛且言當沍之罪成于長史馬魁誣訴乞正其罪時近倖方欲邀功疏至責翰臣為叛人掩飾逮繫詔獄謫廣德州判官終山東副使經興州左衛人正德六

年進士歷官御史出按宣府勅鎮守中官于喜貪肆罪帝不問陞慶州舊惟三門知州張鏵請於經增開西門便民汲經嘗杖人有死者喜遂倚郡勅經擅開城垣虐死無辜逮繫詔獄考訊謫雲南河西典史尋卒世宗初贈祭如張璞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有操執御史欲出一贓吏推不聽正德中召為南京御史寧夏既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蔭子芹抗疏曰臣惟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先帝崩以為賢臨崩託以陛下凡為休戚義與國

同分逆瑾亂政東陽為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既彰又不能出力與之抗乃蹈常順從惟其指使使瑾日益驕恣毒天下其罪已莫贖矣令叛賊底平東陽何力之有顧得冒功受賞人心何以能服哉臣竊見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得勢之時奸邪者多見用于瑾得罪之後而東陽始終無恙不知其何術而善為身謀至此也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為人臣事君不忠者戒疏上東陽深沮不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而傷編修王思切諫坐遠斥

芹聞之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子言從欲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臣敢以一言悟陛下雖獲罪以死無所悔帝不省尋出為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慮賊刦其親屬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而復遷徽州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為海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枲袍糲食終已無改焉

論曰武宗之世中官亂政斥逐忠良無虛日一時言路，諸臣並以死奉職，略無回撓事雖無濟於祖宗設立臺諫之意庶幾無負矣而荣釗之諸易司禮張芹之疏責來陽義聲感奮勁節凜凜則尤不可及云